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5/PV.60

20 December 1990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第六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2月7日星期五,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嗣后: 阿乌诺尔先生 (副主席) (加纳)

— 中东局势: 秘书长的报告(35)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0-64429/A

上午10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35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A/45/595, A/45/709, A/45/726)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提议就此议程项目辩论的发言人名单今天下午5点停止登记。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因此，我要求那些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在发言人名单上登记他们的名字。

萨拉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年再次回过头来审议固定在大会议程上的一个长期问题，即阿以冲突的问题，其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再次回来重复关于这个问题的老生常谈，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在停滞的状态一直等待着解决，唯一的进展就是其温度的升降和对此关心的程度。

在此期间，在各条战线的数百次冲突以外，中东爆发过四次主要战争。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之后都有过某种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某方面的国际运动。然后势头便衰退直到爆发新的战争。

在这一切之后，难道不是到了拿出决心来处理这一问题以实现全面和公正的和平的时候了？难道不是早该把这个问题从大会的议程上转移到另一个国际框架之内从而进行持久及认真的努力以达成一项全面的解决吗？难道世界还要再目睹一次局势的爆炸而不事先采取行动吗？难道没有必要开始进行真诚与紧迫的努力以寻求能够使该地区实现所期望的目标的和平吗？

最近，世界已开始听到一种似乎预示着新的国际秩序到来的新调子。这使得人

们有理由希望一个更为安全与和平的世界将出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有可能和平解决现存的国际问题并以一种新的精神去解决出现的每一个新问题。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最近所听到的发言以及在这个国际组织的走廊里所听到的所有言论都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乐观的感觉,它使我们感到新的秩序终于来临,并将涉及阿以冲突,使其开始走向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那种解决。

本着这种新秩序的精神,我想我的发言重点不是在这个问题的发展,也不是在围绕该问题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环境,而是集中在重新界定使得和平努力陷于停顿的问题,为的是希望世界能够再次找到前进的机会。我不想仅仅回顾已发生的事情,而是想摆一摆事实使我们能够预见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确实应该发生什么事情。约旦一贯呼吁公正全面和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这一冲突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呼吁找到一个冲突的所有各方均参加的解决办法,因为各方都将会参与分享这一解决方式的好处。我国在一开始就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一边。我们已经遭受了而且还在继续遭受由此而来的痛苦。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和平解决这一冲突而进行努力。我们一直对所有倡议作出回应并支持所有旨在实现那一目标的一切努力,因为我们坚信,正如侯赛因国王陛下所表明的,我们地区的战争从来也没有使得胜利者获得多少好处;所带来的却是一切幻想的破灭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国际社会相信,解决阿以冲突的基础在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实现这一解决的适当构架就是在这基础上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这一地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数众多,并且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除了在一个会议所提供的广泛构架之内得到解决之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这一会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由所有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会事国参加,以便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利用斡旋来解决各种争端从而为随之而来的和平提供必要的保证。

在我们方面,我们认为这一会议应该导至以下的结果:首先,以色列从包括圣城

在内的1967年以来所有被占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出；其次，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包括自决和在自己的民族土地上建立其独立国家的权利在内的合法民族权利；第三，在联合国大会第194(III)号决议的基础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第四，建立起保障该区域所有国家安全的国际保证。

毋用置言，如果实现了这些目标，该区域将普遍出现一种新的气氛，这将有利于该区域和其他地区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合作。这还会使该区域各国得以在它们之间妥善解决水资源的问题。他们还能达成协议，消除该区域所有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全面削减军备。这样做将可以使人们把该区域的资源转而用于各发展方案，从而确保子孙后代有更美好的未来。

这不仅是我国的立场，而且也是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这一立场是在1982年菲斯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以后各届阿拉伯首脑会议都对此予以重申。所有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都相信，必须同新的世界现实共存。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利亚通过的决定对此作了最明确的阐述。难道以色列现在不也该这样做吗？难道以色列现在不应该丢掉幻想并放弃其顽固立场吗？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先生去年曾要求以色列放弃其建立“大以色列”的梦想。前天，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听到苏联代表要求以色列政府放弃其设置障碍的政策，并改变其立场，以便使它同日益普及全世界的新秩序的现实相一致。

我们每天都听到来自各国包括以色列的朋友向以色列提出的呼吁和忠告。但尽管如此，以色列继续进行拖延，并转移人们对两个基本事实的注意：

第一，以色列完全拒绝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巴勒斯坦人民在军事占领下受苦受难，巴勒斯坦人民为摆脱占领和行使自决进行了抵抗。迄今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神圣起义明确表明了这一现实。

第二，占领国以色列的各种所作所为正是任何其他占领国压迫和恐怖主义行径的反映。不管以色列使用什么辩解为其占领和非人道的所作所为辩护，它决不能成功地说服世界，甚至不能说服以色列人民改变他们的看法。

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力图使这一问题复杂化,而不是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吞并了阿拉伯的圣城,并声称它是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吞并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它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了定居点。它进攻了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黎巴嫩,以色列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继续坚持占领黎巴嫩南部。

我们想知道:以色列的友国、那些给予以色列各种援助的国家难道不应该向以色列提出忠告,并向它施加压力,以便使它改变其目前的立场而响应国际社会的意愿谋求和平吗?巴勒斯坦人民由其合法领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代表已明确宣布,他们同意在其自己的国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同以色列国和平相处,从而展示了道义和政治勇气。所有阿拉伯人都具有政治和道义上的勇气,勇敢地宣布他们随时准备谋求同该区域各国实现公正和平,愿意与各方相互妥协的方式承担各种必要的责任。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领导人何时才能具有同样的勇气,接受新的世界现实?

以色列必须决定它愿意继续成为该区域异己团体呢,还是同该区域其他所有各方一起成为作出反应的一方。

本斯德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联盟成员国即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突尼斯共和国、摩洛哥王国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团就中东局势作如下发言。

大会就要开始就中东局势进行另一场辩论,此时,由于冷战的结束和持久缓和的开始,国际关系正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其表现是,达成裁军协议、紧张局势缓和、某些区域冲突得到解决、人们甚至更多地使用联合国的潜力和机制,联合国的权威和信誉有所提高。

由于有了这种新的精神,世界各地似乎都走上了和平与稳定之路,而且它们正在很快受益,--全世界中东只有一个地区例外,它仍旧不断地被排除在这些努力和这种新的精神之外。

就世界上这个的地区而言,似乎国际社会对于持续的紧张局势,一种延续了40年之久的紧张局势感到无可奈何,并且只是在该地区突然和间或爆发冲突的时候表示

关注。

但是,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其历史和文化财富本来应该成为全世界稳定、安全和美好生活的基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一再重申这个事实。

秘书长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对此说道:

“唯有以国际法原则指导国与国间关系,唯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唯有剥夺权利的人的愿望获得满足,持久和平才会降临中东。”(A/45/1,第11页)

这再次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除非积极采取行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撤出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并从而结束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否则中东的冲突就不会结束。

以色列的扩张主义逻辑意味着否认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这种逻辑40多年以来是建立在由于对领土的贪婪所造成一系列既成事实的基础之上;这些事件是由于以色列知道它不会受到惩罚而造成的。

正由于这种姑息养奸,特拉维夫政权不断地得寸进尺。为了实现其霸权主义野心,它有计划地推行侵略政策,这种政策完全无视这一地区各国的主权和既定的国际法准则与文书,甚至正如我们几天前所看到的,无视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决定。

如果以色列政权的顽固和侵略政策仅仅引起道义谴责,又怎么会有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呢?如果安全理事会作为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机关,没有坚决地以《宪章》所赋予它的手段作出反应,又怎么会有和平的前景呢?

除非安理会坚决地贯彻它自己关于被占巴勒斯坦、叙利亚戈兰高地和南黎巴嫩的决议,否则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又会有什么和平呢?

这些就是这些领土上阿拉伯人一贯提出的合法和紧迫要求的内容;这些人由于拒绝受人摆布,而在人身、物质和精神上蒙受苦难。

正当世界震惊地发现,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对占领下的其他阿拉伯人所犯暴行仍在每日发生,我们不仅要问,要经过多少次屠杀,多少次苦难,安全理事会及其负有特殊责任的成员才能够决定允许采取必要措施来纠正这些不公正。我们必须再次声

明,仅仅表示义愤从来就没有对以色列政权产生过任何作用。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占领政权甚至从中为其强硬立场找到根据。我们从针对起义所使用的残暴和方法能够看到这一点。从对黎巴嫩令人憎恶的频繁轰炸,以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人口蒙受的苦难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从对叙利亚戈兰高地复国主义化和对黎巴嫩部分领土的占领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它还反映在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在被占领土,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大规模定居中。

由于安理会无所作为,因此,毫不奇怪,以色列政权最有权威的发言人的言论中毫不掩饰它们的企图以及他们对阿拉伯人口未来的设想。

因而,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言词颇有人类认为已经摆脱了的那个时代的味道。以色列政权中职位最高的发言人公开谈论诸如将巴勒斯坦人民大规模迁移、孤立、或者以火与剑来制服等设想。

我们还要不断强调如果不解决冲突的核心,即巴勒斯坦问题,就不能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这意味着,如果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民族权利,就绝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和平,同时,意味着必须撤离所有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

这还要求巴勒斯坦人民所选择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充分参与所有影响到它由之产生的人民之未来的谈判。

出于这些基本事实,联大已经通过肯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地位,通过重申以色列必须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无条件撤出,并且通过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解决中东冲突所有各阶段中处于平等伙伴的地位,从而确认了此种解决办法的要素。

因而,正是在这些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大会以压倒多数表示了它所选择的唯一能够顾及中东冲突所有各方面问题的框架: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由冲突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加。

通过在1988年11月15日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民所选择的代表庄严呼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便公正和明确地解决中东冲突。阿拉伯国家本身也在此后的首脑会议上赞同了这种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肯定,整个国际社会都支持在联大

奠定的基础之上召开此种会议的原则。

只有以色列领导人和今天支持他们的人在坚持拒绝：拒绝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和平。

鉴于这种局势，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将作为该会议积极与会者的常任理事国（难道还需要我们强调吗）必须尽其所能，消除早日召开会议道路上的障碍，从而消除建立和平道路上的障碍。

这是他根据《宪章》赋予的权威所必须担负的责任。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如果安理会希望加强它最近在处理关于违反不以武力解决争端和不以武力获得领土的原则的事件中所运用的权威，它就必须在解决中东冲突时以同样的决心采取行动。

当国际社会宣布自己动员起来恢复阿拉伯海湾的法律性和安全时，现实主义和真正献身于联合国的原则意味着整个中东和平不能局限于有关的承诺，而要求必须以决心来处理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所有温床，其中首要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忍受40年的悲剧。

我们认为要求安理会根据大会压倒多数确立的原则，建立有利于解决冲突的条件的这一有力行动的瘫痪和不断延期本身就成为延长和恶化整个中东冲突的因素，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正是因为我们仍然敢希望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对和平——只能是全面和不可分割的和平——的要求作出反应，我们才再一次要求安理会作出最紧迫的决定，采取措施使有可能集中一切努力在建立整个中东和平。

奥凯约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表示赞扬，赞扬他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不断进行的努力。我们以强烈的兴趣阅读了他的报告，并希望它将有助于我们的审议。

在过去一年中，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国际社会经历了深远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很明显。然而，最近的变化对中东局势

的影响微乎其微。事实上,中东局势目前处于灾难性战争的边缘,可能给该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

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不仅对过去十年作出反思,而且制定对当今世界的许多变化和挑战作出反应的新道路。我国代表团希望,有关这个项目的讨论将缓和紧张局势,把该地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

肯尼亚非常骄傲的与中东国家有着许多深厚的历史及文化纽带。以自决、民主和对人权及国际法的尊重的原则为基础的共同希望,把肯尼亚和中东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中东的危机在许多方面给肯尼亚和其他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从而该地区的和平对整个国际社会有利。

肯尼亚希望重申它坚定地致力于和平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人民问题以及伊科危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从这一特定地区的社会及经济背景的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待。

许多问题要求迫切重视和讨论,但没有一个问题与尚未解决的有关巴勒斯坦人困境的问题同样突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中心。不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任何试图解决其他任何问题和海湾危机的设想最多也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

本着这一精神,肯尼亚支持全面和持久解决该地区这些重大问题的要求。在这方面,肯尼亚支持召开由所有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我们充分相信这样的会议将是讨论中东局势一切方面的适当讲坛。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国际社会将会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

肯尼亚依然深为关切尚未就在巴勒斯坦问题取得积极进展。世界仍然在目睹巴勒斯坦人民整个状况的迅速恶化。肯尼亚认为在我们讨论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自决权利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之前,无法实现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

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的问题不应该受到忽视。肯尼亚对被占领土上巴

巴勒斯坦人民状况的恶化表示关切,因此呼吁以色列撤出它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并对迄今为止拒绝所作出的缓和局势的尝试表示遗憾。肯尼亚完全反对用武装力量获得土地,并支持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放弃它在1967年的战争中获得的所有领土。同样,肯尼亚不接受最近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兼并,并强烈谴责这一厚颜无耻的侵略。肯尼亚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所有决议的规定。

我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家园的权利以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和平和安全的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支持呼吁中东争端各方进行谈判的联合国第338(1973)号决议。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非常不幸的使中东局势恶化。伊拉克采取的行动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违背了联合国组织的原则和理想。决不能让这种行动变成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方式。伊拉克蛮横的行动给科威特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痛苦,并对包括我国肯尼亚在内的许多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必须使用联合国组织能够使用的一切办法来制止这种行动。否则弱小国家的生存就会受到强大的大国的威胁。

最后,肯尼亚呼吁在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条件下,科威特和伊拉克最终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在这一方面非常令人鼓舞的是,华盛顿和巴格达都已认识到使用外交手段,而不是进行武装对抗是明智的作法。

我国代表团希望已建议进行的对话将能够取得成果,从而不必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678(1990)号决议。应当使国际社会免受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的影响,而只有伊拉克从科威特撤走才能做到这一点。

西洛维克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去年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东局势时,我们感到有些乐观,认为世界这一动乱地区的危险局面最终将能够被扭转。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一年里,这一地区的事态发展使我们的希望破灭了,谁也不再期望很快就会好转。

和平倡议甚至在极力想维持他.它们的那些地方也逐渐消失了,沟通的渠道在建

立后不久就被中断,许多可能性都没有得到探索。其中最有希望的,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和美国之间的对话也在未触及实质问题前就搁浅了。为促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对话所作的双边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这些事态发展以及缺乏其他外交行动以克服这一危险局势中的僵局这一事实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非常担忧。

海湾危机的爆发更是火上加油。它给这一变化无常的地区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并给整个问题增加了新方面。国际社会在坚持解决海湾危机的办法必须以安全理事会决议为基础的同时,决不能转移注意力,不再重视多年来一直阻碍解决长期存在的其核心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中东危机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我们都应当寻求迅速解决波斯湾危机的办法。但是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中东危机可以被忽略。相反,国际社会应当以同样的决心和紧迫感讨论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

局势的恶化和和平努力的缺乏给那些最直接有关的人带来了悲惨的影响。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越来越感到被遗弃的整个地区的难民正渐渐地感到绝望和沮丧。他们对政治解决危机可能性所抱的信心已被粉碎,这使他们变得焦躁不安,并认为他们只有通过采取挺而走险的行动才能获得被不公正地剥夺的权利。这又遭致残酷的报服:镇压的升级和进一步进行折磨和屠杀,这种不幸的暴力升级已夺去了许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命。

国际社会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因为很明显,它不能就执行人权和正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是这一地区局势恶化并出现悲惨事态发展的原因。

是什么阻止了国际社会全力以赴地解决长期以来毒化着国际关系的问题呢?

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走,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自由的权利应当得到实现,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地生存,这些已成为公理。大会、安全理事会、不结盟和阿拉伯国家、欧洲共同体以及其他区域组织通过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长最近发表的声明都反复提到了上述几点,然而,秘书长不得不在他提交的关于这一项目的报告

中指出,无论在安全理事会内部,还是在冲突各方之间,都不存在充分的一致意见,因此无法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人们广泛认为,以色列的立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它一直投票反对呼吁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大会决议,并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一方参加和平谈判。1990年9月27日以色列常驻副代表在给秘书长的照会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立场。

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影响,我们坚持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立即开始筹备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参加会议的应当有包括巴解在内的直接有关各方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我们也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为使阿以冲突各方的立场更加相互接近,为在他们之间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并为以这种方式促进国际和平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地结束所作的一切努力。

但是在中东的黑暗的地平线上还存在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黎巴嫩人民经过多年的冲突和苦难之后已开始进行民族和解的进程。南斯拉夫坚决支持《塔伊夫协议》作为解决黎巴嫩危机的基础,这应该使黎巴嫩人民能够自由和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伊朗和伊拉克恢复直接谈判也是令人鼓舞的。我们相信这是解决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突出问题应走的合适的道路,并由此巩固它们之间的和平。要给这一麻烦的地区带来和平和使之得以持久,就必须恢复信任,建立有效的区域性安全与合作安排。中东和其他地区一样,没有别的选择。有谁会真的怀疑别的选择将为整个地区带来悲惨的后果,并使最近国际关系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就后退?

阿里多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想引用有关中东局势的发言和分析中一些特别难忘的段落作为我发言的开始。1989年11月27日的一篇发言就是相当突出——这篇发言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很久很久以前: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中东局势至今还没有受到遍及世界多数地区的新的积

极气候的影响呢，人们能够很快地明白，原因就是以色列……中东局势的根源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它也是这一地区问题的核心。”(A/44/PV.64,第7页)

也许这位发言人早在1989年没有考虑到他的国家是这一地区的一部分。也许他纯粹是看错了方向，注意到西面却忽略了北面。人们想知道事态发展是否已超过了并非别人，偏偏是科威特代表作出的这一难忘的估计。

1989年11月5日在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另一篇有趣的发言中指责以色列

“构成了对该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些人应当对我们地区人民遭受的痛苦以及那里的动荡、紧张和恐怖局势负主要责任。”(A/44/PV.20,第14-15页)

这是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先生所作的尖锐发言。如果我不知道发言者是代表伊拉克和在严厉批评以色列，我会以为他是代表科威特和在严厉批评伊拉克。

1989年11月27日在有关中东局势的辩论期间，另一位阿拉伯代表提出了其政府对中东存在危险的根源的分析：

“尽管今年世界已经能够把其他难以解决的危机推向解决和理解，而中东问题却仍然看不到一线解决希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色列这个所有问题中最顽固的问题以及中东所有灾难和问题的根源仍然受其扩张主义、殖民主义计划的影响……。”(A/44/PV.64,第42页)

回顾一下，人们只会对沙特阿拉伯代表的措辞感到惊讶。国际联合在沙特集结和部署的60万军队不是为了保卫沙特阿拉伯免遭以色列的攻击。如果以色列真是中东一切灾难和麻烦的根源，那么萨达姆·侯赛因非常令人惊讶地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出现了。

这些发言是旨在反映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局势进行的认真分析——应急计划的基础、解决办法和大量为局外者免费提供的建议。正如异教徒信仰以牺牲活人来治疗疾病一样，阿拉伯国家也在自己的疾病祭坛上向以色列奉祀。这么多主权国家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还相信这个，这是多么大的迷信。这种灵丹妙药在古代没有

效果。今天还是毫无价值的。从科威特事件可以看出其悲惨结果。阿拉伯国家成为自己迷信的人质,被这种迷信所麻醉,哄骗和蒙住了双眼。但是如果伊拉克想抹掉科威特的行为永远粉碎这种迷信,即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之间的关系是幸福与和平的神话——这种和睦关系只是被以色列破坏。动荡的中东的流沙可能被扫入我们这一大楼的地毯底下。今天我们的脚下所堆积的泥沙土块不断增加。不管多少重复地反对以色列的决议也不能够把伊拉克的坦克逐出科威特。顺便提一下,每次当我站在这一讲坛发言的时候,伊拉克的代表就会立即离开这一大厅。不禁要问如果我在科威特城发表这一讲话,伊拉克人将会怎么办呢。

但是让我们回到严酷的现实。中东的不稳定和动乱的根源是内部固有的,也是统治这一地区的独裁者所特有的。以下是最近的一些例子:

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朗发动了侵略战争。八年的非人暴行给该地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一百多万人丧失了生命。伊拉克违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有计划的对伊朗民用及军事目标使用化学武器。此外,不幸生活在伊拉克管辖之下的库尔特少数民族首当其冲,遭受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罪恶暴行。1988年3月16日至17日伊拉克军队花费了两天时间在库尔德斯坦的哈拉卜贾镇用化学武器屠杀了5 000名库尔特平民。1988年至1989年期间不断地武装袭击使70多万库尔特人沦为难民。

在与伊朗人和库尔特人的战争之后,萨达姆·侯赛因获得了一种虚假的自信心,他从东方转向了西方。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其最大的对手和同类的独裁者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现在是向可恨的叙利亚人算帐的时候了,因为他们支持可恨的波斯人。抗拒叙利亚对黎巴嫩实行霸权的米歇尔·奥恩将军开始得到大量的伊拉克武器、包括地对地导弹。

接着就是南边的目标——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已经实现,其余部分正在展开之中。

同时,中东的另一暴君哈菲兹·阿萨德在1989年7月至8月间正忙于炮击东贝鲁特,给黎巴嫩这个阿萨德声称属于他的饱经战火的国家带来了死亡和破坏。叙利亚

的轰炸在1989年杀害了1 000多名黎巴嫩平民。有150万居民的贝鲁特市现在人口凋零。在叙利亚人实施被教皇称作为种族灭绝的暴行期间,100多万居民逃亡。叙利亚在黎巴嫩15年的暴行给内战火上加油,在这场内战中已有15万多人死亡。

1989年3月8日,阿萨德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是“身体、血液和骨肉相联的一个民族”。“我们不会离去,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国家。”在这只狮子把小羊吞到肚子里之前说:“我们是一体的”——这是阿萨德用阿拉伯语说的。叙利亚在1990年10月确定了黎巴嫩的命运。当流血再次出现时,700名基督教黎巴嫩人被叙利亚人杀害,其中许多是在投降之后双手被绑在背后对着头部开枪打死的。

这两个独裁者造成的中东的腥风血雨。当黎巴嫩被“科威特化”时,科威特被“黎巴嫩化”。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因为有国际力量的部署才幸而未遭同样的命运。

还有其他的许多害群之马,人们只需略加注意就能发现。中东的另一个独裁者卡扎菲上校1973年掠夺和兼并乍得的三分之一。他觊觎剩下的三分之二土地,并于1986年发动了全面的入侵。从那时至今,天天都在对乍得进行破坏。利比亚用石油对苏丹进行讹诈,苏丹被迫允许利比亚支持的游击队在苏丹领土上进行反乍得的行动。

但是,利比亚也帮助造成苏丹的不稳定。1983年9月13日卡扎菲夸耀说:

“我们武装了一万名加朗运动的战士,帮助他们推翻尼迈里政权。”

接二连三遭受灾难的苏丹因为卡扎菲干预情况更加糟糕。23年的内战不断进行。从1986年起,50万苏丹人死于战争和饥饿,成为利比亚支持的政府造成的饥谨的牺牲品。另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政府办的民兵所杀害。

伊朗仍然干预黎巴嫩。伊朗什叶派与叙利亚什叶派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造成了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伊朗仍然声称巴林是属于它整体的一部分,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控制的岛屿提出领土要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宗教理论和控制海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种争执的激烈程度已波及到圣地。1987年伊朗挑起的麦加暴乱造

成402人死亡。在大鱼吃小鱼的中东食物链上,其他海湾国家也不断殊死相斗。

如果没有国家作为基地,国际恐怖主义就不能够存在。可悲的是,中东就是如此。叙利亚指挥反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分子,伊拉克指挥反伊朗的恐怖主义分子,伊朗指挥反伊拉克、反巴林、反摩洛哥和反突尼斯的恐怖主义分子。伊朗也指挥反科威特的恐怖主义,直到麦加大屠杀发生。从那以后,伊朗的主要目标是沙特阿拉伯。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次数1988年增加了一倍。

在这个名单上,也不应该忽视利比亚。利比亚指挥反也门、反苏丹、反突尼斯和反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利比亚也忙于向全世界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分发从东欧购买的一千吨塑料炸药(SEMTEX-H)。

利比亚支持的30个恐怖主义集团进行的屠杀从北爱尔兰和贝鲁特波及到西班牙港、从苏格兰和尼日利亚的天空波及到柏林的夜总会和以色列的海滩。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针对的是埃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同胞现在不必说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指令下,以色列当然是它的主要目标。中东和睦的单子太长,是说不完的。

所有这些因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主要威胁。由于它们起源于中东,就应该在议程项目“中东局势”之下予以处理。一年又一年冲淡这些问题就是拒绝承认中东是一个一团混乱的地区,事实上它的混乱程度之深以至于阿拉伯难民这个许多阿拉伯国家奉为神奇事业的问题本身就表明了中东阿拉伯兄弟关系的程度。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的关于阿拉伯国家难民总数及阿拉伯国家捐款认捐数目暴露了一些突出的事实。如果我们用难民总数来除以1989年捐款数目,我们就能得出以下数字。

巴林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但每年花在每个难民身上的赠款额是1.2美分;卡塔尔给每个难民8美分多一点;沙特阿拉伯50美分;叙利亚不到3美分;利比亚41美分;伊朗1.2个美分;伊拉克竟然一毛不拔。我们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总共达到每年每个难民一美元。这甚至还抵不上一笔过得去的小费。

以色列的问题是阿拉伯的仇恨。但是,阿拉伯的问题却不是以色列,而是兄弟国

家。不面对这一现实却大喊“以色列”就象一个在洪水中快淹死的人喊“救火”一样。

但是，“救火”和“洪水”这两个词不能表达中东局势的严重性。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火或水。我们面对是核武器的威胁。萨达姆·侯赛因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在过去十年里，他一直在狂热地发展核武器的能力。1981年，以色列阻止了他。我们为在中东的不扩散尽了我们的一份力量。但是联合国却谴责了以色列。许多国家继续向伊拉克提供核技术。现在，世界面临着它自己造的可怕的前景。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具有核能力的国家，也有并且一直有疯狂的统治者。但是，这两者还从来没有结合过。

这就是威胁着中东和整个世界的严重威胁。这完全是一个时间问题。赢得时间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最大的才能。布什总统说过：

“每过一天萨达姆就越走近其实现核武库的目标一步。……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独裁者会取得原子武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一种他拥有而不使用的武器。”

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并非仅仅如此。今天，巴格达不仅是伊拉克的首都：它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都。阿布·尼达、阿布·阿巴斯、哈巴什、哈瓦特梅及其亲信都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贵宾。他们是不分国界的恐怖的老手。他们在用一项核设施使世界恐怖化之前是不会罢休的。正是巴解组织的阿卜·阿巴斯警告说“有一天，我们会拥有能打到纽约的导弹。”这也包括第一马路。

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萨达姆·侯赛因的麻烦就够多的了。很难想向这个世界，更不用说中东，怎样对付一个拥有一枚核炸弹的萨达姆·侯赛因的致命威胁。

在近一百万军队已经涌入海湾半岛的时候，大会关于中东局势的决议仍然重申相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这是一派胡言。虽然在该地区处于动乱的情况下，唯一的稳定因素，即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约牢不可破，但大会关于中东局势的各项决议仍然不断拒绝这一和约。这纯粹是恶意。

难怪那些自称是中东局势运作方面专家的外界观察员一次又一次地误入歧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50年代西方促成的中东区域安全体系的关键是伊拉克。随着卡赛姆政权的倒台,《巴格达条约》一夜之间就崩溃了。这使西方措手不及。

在1960年代,西方注意的中心是伊德里斯国王稳定的君主制度下的利比亚。他被卡扎菲推翻了。在1970年代,国王统治下的伊朗被认为是区域安全的基石。这一信念被霍梅尼主义打得粉碎。自然,在1980年代,是伊拉克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被当作是能够遏制伊朗的稳定力量。

几百个西方公司使得萨达姆·侯赛因的军备堆积如山。然后,波斯湾战争突然结束。又一次措手不及。然后又来了一个突然的大转弯。卫士伊拉克成了掠夺者伊拉克,它吞并了科威特,并威胁横扫阿拉伯半岛。1990年代谁将成为崇儿呢?是哈菲兹·阿萨德?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流沙。外界观察家一次又一次地错了。谁也无法垄断智慧。

中东问题是多方面的,是难以解决的。在该地区,过时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仍然存在,战争状态仍然是正常现象。在这里,摧毁一个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合法的。非法使用武力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外交程序。在这里,重新动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恐怖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劫持成千上万的人质被当作轻松愉快的事情。无孔不入的专制被认为是自然法则。在这里,恐怖主义集团被认为是军事资产。原教旨主义和狂热主义被看作是政治操纵和胜人一筹的工具。如果这些是压倒一切的特点,那么难怪该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就不会被接受为合法的国家。

如果为了本地区的更美好的未来,而对这一局势进行分析的话,那么这些就是必须加以处理的中东特征。

现实是不能用毫无价值的决议来套的。现在还有希望。中东局势是可以转变的,急剧变革和民主化的力量是不会绕过中东地区的。把中东局势怪罪于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在中东历史上是不会有地位的。它们将成为联合国历史的一个小小脚注。那些忽略了这一脚注的学生失去的不会太多。

夏洛亚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发言。

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十分关切地注视着中东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尚未导致该区域的问题得到解决。

十二国认为,应该利用所有机会,以便和平解决中东冲突。它们深信,必须建立该区域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以便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经济和社会福利以及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局面,防止再次发生危机,扼制军备竞赛并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愿意与有关各国进行合作,为达此目的寻求原则、规则和结构,并审查加强该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各项措施。

十二国深切关注因伊拉克不断违背国际法,导致海湾危机继续出现的僵局,尤其对科威特长时间遭到破坏性占领、对科威特人民遭到压迫和驱逐,外国人质被扣留以及不断违背指导外交关系的公约的局面表示深切关注。

十二国赞成自伊拉克入侵以来所通过的所有有关的决议,并谴责伊拉克一再违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伊拉克远远未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履行有关在其控制下的被保护者待遇的责任,而是进行坚定,有系统的消除科威特国特性的行动。此外,伊拉克通过迫使科威特当地人离开,企图改变它所占领的国家的人口结构。

这些行动不能容忍。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优先重视在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解决这场危机,并重申如果不首先执行这些决议,任何解决办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十二国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所有外国公民应根据其愿望准予离开伊拉克和科威特。

十二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的规定,一再谴责伊拉克扣留外国侨民作为人质,并把一些人质放置在战略要地的作法。它们提醒伊拉克注意这一方面的国际义务,并继续认为伊拉克政府应对外国侨民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十二国重申对争取使被困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所有外国公民立即获得释放的完全声援。十二国谴责伊

拉克肆无忌惮地利用人质,以实现分裂国际社会这一唯一目的的做法,它这样只是图劳的。十二国坚决谴责这种蔑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法律规则的花招。那些严重违背人道主义法的人要亲自负责。十二国注意到伊拉克当局打算释放所有的外国人质,它们希望伊拉克将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64(1990)决议,允许所有人质能够立即离开。

十二国还要求伊拉克根据《维也纳公约》,允许那些被派往科威特的,目前被阻止离开伊拉克的外交官自由、不受限制地离开伊拉克。

十二国对国际社会对我刚才提到的原则方面达到高度的协商一致表示满意。它们认为,应该保持这种高度的协商一致,以便实现和平解决这场危机。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真诚决心实行禁令,采取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其他措施,并呼吁所有其他国家采取同样行动。它们也坚定赞成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并敦促伊拉克利用目前的善意暂停阶段,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

在有关议程项目23的辩论期间更加全面地表示了十二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十二国想强调指出它们准备为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做出努力。在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时应遵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共同体在以前的各项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即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区域所有国家,都有权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在安全、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国界内生存,以及该区域各国人民有权享有正义,其中包括应当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例如自决权及其所包含的一切。

十二国认为,应该通过在适当时候,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以便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实现问题的和平解决。它们认为,这一会议将是有关各方进行直接谈判的适当讲坛。十二国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应该参与这一进程。

十二国坚定承诺坚持国际法,根据这一承诺,它们重申不允许使用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中所回顾的这一

原则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停止自1966年冲突以来一直进行的占领领土的行为。

我们看到由于非法的以色列移民点日益增加,被占领土的局势日益恶化,十二国强调指出,根据国际法对被占领土的人口结构作出任何改动是非法的,并且是和平进程的障碍。在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上实行移民政策使得领土妥协更加困难,实际上,设立新的移民点,或扩大现成移民点都是与促进和平解决问题的建立信任措施背道而驰的。十二国重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规定的迁徙自由。在此方面,它们赞成犹太人有权根据其愿望移居外国。

此外,十二国认为以色列作出的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决定是无效的。它们重申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城的意义。并指出必须保障每个人进入朝拜地区的自由。

最后,十二国重申,必须在被占领土执行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以色列不断拒绝承认《公约》的充分适用性绝对没有理由,这是十二国十分关注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在许多决议中确认《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确实适用于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最近又在第636(1989)、641(1989)和672(1990)以及673(1990)号决议中进行了确认,十二国对之完全赞成。

* 副主席阿乌挪尔先生(加纳)开始主持会议。

欧洲共同体的十二个成员国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严重性和复杂性。对于阿拉伯人民来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已经延误了寻求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上取得进展--所有人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同这个侵略,就如同任何其他侵略一样脱离关系。十二国愿意通过同所有有关各方进行强度的对话,从而为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作出贡献。

此时,十二国还愿强调,以色列为强加其法律、司法和行政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

兰的所有措施都是无效的。

在黎巴嫩,在十五年的外国干涉和集团间斗争之后,结束那里人民的苦难,防止进一步的无辜生命的损失是十分重要的。十二国对于黎巴嫩继续出现的暴力表示深深的忧虑。它们希望一个民族和解进程将在那个国家得到有效发展。

它们重申对于实施《塔伊夫协议》的坚定支持,黎巴嫩议会于1990年8月21日批准了该协议,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十二国注意到在实施过程中最近出现的积极发展,例如创立了《大贝鲁特安全计划》,同时十二国强调所有各方应尽快实行《协议》,以便能够尽快恢复没有外国军队的黎巴嫩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十二国呼吁黎巴嫩各方参与这个进程,并为立即恢复防止这类暴力再次发生的条件进行合作。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将会继续全力支持这个进程,并且愿意参与那个国家的重建。

十二国重申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区域是违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对于在该区域建立稳定和安全的条件构成了障碍。

十二国坚定支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希望部队能够得到最好的安全条件,联黎部队中的三支是属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十二国再次重申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为解决联黎部队的预算危机而完全履行它们的财政义务的责任。

最后,我们欢迎在黎巴嫩遭到监禁的一些人质得到释放,同时强调我们对于那些依然在押人员命运的深深关切,他们中有些人是共同体成员国公民。十二国强烈呼吁所有人质立即得到释放。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已经注意到伊拉克从伊朗领土撤军、交换战俘以及承认1975年的《阿尔及利亚协议》有效性的决定。在这方面,十二国重申他们十分重视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全部实施。十二国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第598(1987)号决议的全面实施将能对该地区整个局势的明显改善作出贡献。

中东不同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只有赋予阿拉伯世界在国际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以充分意义,只会加强欧洲同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历史性联系。

里希姆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过去一年是神奇的一年,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冷战已经终止,区域裁军和合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许多国家的愿望在不久以前看来还是不可实现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些剩下的区域性冲突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但在另一方面,中东局势不仅没有受到其他地方的积极事态发展的影响,而且事实上是越来越糟糕,这一点也不是夸张。这副阴暗的图面上的唯一的例外,这个灰暗的地平线上的乌云外的唯一一道光亮就是黎巴嫩,那里近来的变化指明了民族和解、政治改革和恢复黎巴嫩在它所有领土上的统一、独立和主权的方向。

似乎中东的形势爆炸性还不够,伊拉克对于科威特的入侵和所进行的吞并又加上了一个危险,点燃了另一根导火索。恐怕秘书长最近在有关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的估价是十分正确的:

“很明显的,在当前的危机按照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开始获得解决之前,该区域包括阿以冲突在内的整个局势不可能有进展。”(A/45/1,第10页)

但是,基于法律原则之上的海湾危机的紧迫解决方案能对中东的整个局势产生特殊影响,对于旨在公正和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产生新的和非常需要的动力。

1990年8月2日开始的事件引起了联合国前所未有的反响。安理会作出的决定使得这个国际大家庭更进一步地接近了有效建立集体安全系统,并通过这个系统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法制。这是大家都会欢迎的事态发展,尽管毫无疑问,为联合国最初的梦想,必须在各个地方都实施法制。这意味着安理会应该对它面前所有的问题都保持正义和公正,它必须如此,也必须准许它如此。安理会应该主张法制,如果必要的话必须强制实行法制,而不管究竟是谁在哪里破坏了法律,这样安理会应该继续处理中东问题,以便在寻求公正、持久和和平解决方案中起一个有效作用。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间现在第一次有了一致意见,我们为此感到鼓舞:

“长期拖延解决中东问题严重威胁到该区域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A/45/709,第5段)

而且

“迫切需要继续努力,以求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尤其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同上,第6段)

同样,我们只能遗憾地指出,对于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能够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看法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当奥地利于1月1日进入安理会时,这必将成为我们优先注意的事项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局势需要安全理事会发挥更积极和更有效的作用;而且还因为:如果确实要实现集体安全和法治,就必须保持安理会新近获得的影响力、威望和信誉。

遗憾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最近旨在促成对话的值得赞赏的双边努力陷入僵局。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的含蓄承认以及宣布放弃恐怖主义活动而带来的历史性开端,尚未引起以色列表现出同样的诚意迹象。相反,对大以色列的旧调重弹,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而让移民在被占领土上定居,采取旨在粉碎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抵抗的措施,以及拒绝与安全理事会授权秘书长派出的调查团进行合作,这些都是背道而驰的行动。

如果以色列领导层认为,目前的海湾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巴勒斯坦问题,那就错了。巴解组织继续被认为——特别是被巴勒斯坦人民自己认为——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正如在旨在实现具体成果的任何严肃的谈判中一样,人们必须与那些能够拿出这种成果的人谈判。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必要的。这些接触应当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由当然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铺平道路。

同时,对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平民的保护需要得到改善。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感到遗憾并呼吁保持克制,已经不够了。我们希望,目前对旨在提供更好的保护的实际行动的集中注意,将取得积极成果,并将有助打破这种暴力的恶性循环,从而也有利于建立一种能够进行早应举行的谈判的气氛。

我们认为,和平不能通过铁拳政策而实现,而必须建立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

之上。奥地利把下列因素看作是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的根本：遵守基于“以领土换取和平”原则之上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它们迄今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得到最广泛接受的基础；撤出被占领土；尊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国在安全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以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及其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参加谈判进程的必要性。

布格提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不幸的是，在中东和平的前景仍然同大会40年前第一次审议该地区的事态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时一样渺茫。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也提到这种僵局，他指出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促成对话的努力，已陷入僵局。起义不久将进入第四年，遗憾的是，被占领土的局势仍然黯淡，毫无早日获得进展的希望。”(A/45/1,第11页)

目前的辩论确实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到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及其破坏每一个和平倡议的蓄意政策。它持这种态度的理由是很简单的。以色列坚持错误地认为，它将通过其军事优势，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把对它通过大肆滥用武力而继续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逐步吞食变成既成事实。因此，我们再次谴责以色列扩张和吞并政策及其对黎巴嫩南部领土的继续占领。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其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以色列既不能通过五次战争，也不能通过其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轻蔑否认，而按自己愿望摆脱这一问题。它既不能通过长期使用武力和恐怖，也不能通过其多次想根除巴勒斯坦人民的特征的企图，而成功地扑灭自由的火焰，巴勒斯坦人民四十年来一直以难以估价的痛苦和牺牲使这一烈火熊熊燃烧。

自1987年12月9日以来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出现的起义，再次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决心。根据关于巴勒斯坦人权情况的数据库项目，截至1990年8月31日，被以色列当局打死的巴勒斯坦人的数字，共达856人。近99 15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伤，而85 000多人被监禁，根据大赦国际提供的情况，至1989年底有

13 000名巴勒斯坦人仍被关押。此后，国际社会看到了在哈拉姆-沙利夫清真寺发生的悲惨事件：1990年10月8日，以色列边防军在那里侵犯圣地，野蛮枪杀了22名巴勒斯坦人并打伤200多人。最近在加沙地带发生的事件，表明以色列继续采取压迫的行动，仅在11月3日至5日的两天内，就造成750多人伤亡。

鉴于被占领土的局势，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实际步骤，以保证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保护。秘书长也在其1990年10月31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注意到以色列公然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并同时敦促

“国际社会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以确保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平民得到安全和保护。”(S/21919和Corr.1,第18段)

允许以色列顽固地在中东横行已经太久了。以色列对其命运的歪曲看法是其顽固思想为支柱的，在中东地区引起严重动荡不安，给其邻国造成破坏。甚至当阿拉伯正如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1983年在阿尔及尔通过的决议中那样多次明确表示渴望真正平时，以色列仍继续占领南部黎巴嫩和戈兰高地。

不再有搪塞的余地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决议明确地强调有必要就中东问题及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举行有效的国际会议。该会议将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该地区斗争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加。

该会议将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保证坚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召开。在这些权利中，最首要的是自决权和解放以色列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

任何国家都不需要判定自己永远处于战争状态。以色列可以在持久和平与基于战争和强迫工具的短暂安全之间作出选择。的确存在公正持久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如果以色列愿意在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就可以使这些前景再生。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对促进召开这样的会议负有特殊责任。

四十多年前，巴勒斯坦人民被残暴地赶出自己古老家园。这些年来，巴基斯坦人民一直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我想借此机会再次保证我们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为重新获得自决权和独立权所进行的斗争，并声援阿拉伯国家为解决中东冲突和加强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

在公正对待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以色列完全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出之前，中东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四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受苦受难。他们有权建立自己的家园。我们与所有公正的国家一道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

伊拉克入侵并随后兼并科威特明显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原则及公认的国家间行为准则。国际社会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安全理事会和阿拉伯联盟都明确反对侵略，认为侵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要求伊拉克部队立刻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并恢复其合法政府。

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至关重要。关键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并超越任何区域考虑或解决办法。穆斯林世界坚信国际法的神圣性及其历史经验，因而不能够纵容伊拉克对一个兄弟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和占领。

如果不对伊拉克难以原谅的行为提出挑战，那么将在国家间关系行为方面建立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伊拉克应当无条件立即从科威特撤出其所有部队。必须在没有外来影响或干涉的情况下恢复科威特国的主权和独立及其合法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尊重国际法并恢复国家间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阿丰索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当我在大会去年审议这一议程项目期间发言时，我讲到中东地区安全状况的恶化依然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事情。从那时起，正如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该地区事件继续以最危险和空前的方式发展，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

自从大会上届会议以来国际社会目睹了积极的政治事态发展，而中东是个例外。我们所有人在关注——正如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那样——解决世界上其他主

要政治冲突和问题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时所抱的希望似乎没有以任何积极的方式影响到中东危机的解决。相反,中东局势似乎以相反的方向发展,与我们所有的期望背道而驰。

去年8月以来,该地区发生了新的爆炸性事件。入侵、占领和兼并科威特转移了国际社会谋求持久解决中东问题的注意力。结果海湾发生的事件造成了非常复杂而危险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在不到3个月中,在海湾地区军事力量加速集结,或许使该地区在集中进攻性武器和现代武器方面名列榜首。这种状况给热爱和平的国家争取更强大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额外负担。

我想再次呼吁伊拉克听取国际社会的声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并允许恢复其国家主权。我国政府继续相信可以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以恢复科威特国家独立与主权。

我们特别希望不致于必须援引安全理事会11月29日第678(1990)号决议条款,特别是1月15日最后期限。为此目的,我们认为直接有关各方有责任厉行克制并表现出政治家风度以避免战争。

我们欢迎并鼓励自从通过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以来为进行对话所提出的积极倡议;同样,我们欢迎伊拉克最近决定释放自去年8月以来扣留的所有外国公民。我们希望伊拉克将迅速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其他决议。

我们真诚地希望冲突有关各方将进行合作并采取积极态度,以促进和平解决问题。紧急和平地解决海湾危机将肯定有助于国际社会集中全力寻求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仍然作为中东冲突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内继续进行镇压的行动和粗暴地侵犯基本人权的行爲,以及特别是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固有的自决权,已经导致了在这些领土内史无前例的起义。

被占领土形势的恶化已经到达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以色列依然运用军事力量来对付起义。因此包括无辜平民在内的伤亡人数

以及对财产的破坏继续增加。10月8日在耶路撒冷的哈莱姆·沙里夫发生了屠杀无辜平民事件是最近最令人震惊的悲剧事件。起义至今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自起义以来可以确认的伤亡总数接近1000人。这些确实是悲剧性事件,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我们希望表示,我们对安理会关于被占领土的决议没有得到全面执行感到十分愤怒。我们感到特别痛惜的是以色列拒绝执行安理会第672(1990)号决议的规定。允许秘书长派遣一个调查团去该地区。因此我们呼吁以色列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允许秘书长完成其崇高的使命。

根据秘书长报告中的看法,尽管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永久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

“但是在安理会内或在冲突各方之间还没有达成足够的一致意见,以允许召开一次第44/42号决议所要求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A/45/709,第5段)

我回顾,1989年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载有同样的结论。年复一年国际社会一直面临在这一问题上原地不动没有进展。问题是这还要等多长时间?

我国代表团希望记录在案它完全赞成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A/45/35)第7段所载结论。我们同意安理会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时也应该象其处理海湾危机时一样表现出同样的敏捷和决心。同样,我国代表团认为美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重新进行对话是全面寻求中东地区和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们看来,公平和合适的作法是要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以排除现存障碍,这些障碍存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继续存在机会不等。

我还要强调指出,现在以色列应该遵守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尊重黎巴嫩的民族独立、统一和完整。自从1982年的残暴入侵以来,黎巴嫩人民一直没有能够自由地享受和平生活。我们坚决支持保卫黎巴嫩领土完整、主权和黎巴

嫩人民统一的努力。

我们代表团继续强烈地认为要实现中东地区局势的公正全面解决,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通过严格尊重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我们重申迫切需要按联合国多项决议特别是1989年12月6日第44/42号决议所设想的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我们再次呼吁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集体进行努力以排除迄今为止阻碍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各项障碍。

上述决议的规定主要要求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会在平等基础上参加会议。决议进一步强调以色列必须撤出其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该地区所有国家必须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安全地生活。

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全面、公正和永久解决这一危机的必要性对它们提出了更大和更高的要求。为此目的,我们鼓励常任理事国消除其分歧意见,这些分歧意见已经被证明有害于设立国际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坚信,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的存在是两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国家竟然通过消灭另一个国家或拒绝接受另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存在。不幸的是自从联合国存在近五十年来情况一直这样令人感到遗憾。谈判的必要必须战胜武装对抗。我们希望目前的国际环境将对中东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

斯瓦雷兹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中东局势是联合国存在45年以来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而且从各方面迹象看,在未来几年中情况将依然如此。

回首往事,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并不能认为是完全令人失望的。在该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且经常十分激烈,但是联合国确实在某些时候成功地调解实现了停火,或敦促有关各方开始谈判。

然而,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促成该地区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多次试尝都失败了,但显然不是由于本组织缺乏这方面的决心。

大会越来越一致地通过了无数决定，国际社会执行了各种维持和平行动，投入了宝贵的资源，甚至生命。无疑表明了世界希望实现该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冷战促成的全球合作的高度意识可以为在中东展开和平进程提供了恰当的气氛。然而，除非该地区冲突各方显示克制态度与和解精神，否则，和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尽管世界其他部分以极大的紧迫感和决心争取实现该地区的和平，但走向和平的最终决定仍然需要由该地区各方自行作出。

我们都意识到作出这些决定所遇到的困难。各方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随时准备以报复作为其选择。由此而来的暴力的循环孕育了仇恨和深切的猜疑。该地区常规军备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大量积累怂恿人们诉诸武力，正如它鼓动侵略和冒险主义一样。

暴力及其种种表现在中东满怀仇恨的人们那里找到了归宿。

然而，理性在其他地方仍然打破了暴力和逻辑。中美洲已经刀枪入库；在南非，德克勒克和纳尔逊·曼德拉已经同意会谈，和平进程已在柬埔寨取得进展。实际上理性已在中东占了上风。理性告诉我们几乎全人类一致的意愿不容忽视。

整个国际社会几乎一致认为，实现谈判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冲突的最佳途径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由当事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并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我们呼吁以色列加入这一共识，为给这次会议铺平道路，以色列必须履行其作为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正式缔约国的义务，并履行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规定的有关义务，这些决议涉及保护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必须尊重各项《塔伊夫协定》的条款，并尽一切努力加以执行。只有这样，饱经忧患的黎巴嫩民族才能在不受任何外来势力干扰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

在最近的这次冲突中,菲律宾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兼并,并宣布向该地区派驻医务小组,显示了它对反抗侵略者的支持。

为避免又一次战争的灾难,我们呼吁伊拉克倾听国际社会的要求,无条件地结束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并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和《联合国宪章》。

国际舆论不会也不能接受任何妥协。

在中东,和平前景难以琢磨,我们显然没有取得成功,这不仅仅对直接当事各方是一场灾祸。在座的每一个国家都不会因地理上的远近而不受这次事变的影响。面对该地区一个国家在其邻国的国门集结大军时,谎称天下太平。本组织的每一名成员都不能宣称,它可以凭借其经济实力或对其经济短缺的应付能力而幸免于难,不受该地区每一次侵略行动冲击波的影响。每一个赞同《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不能对这些土地上镇压或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呼唤无动于衷。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这些呼唤可能很快被淹没在战争鼓噪中。

中东问题的意义在于,任何政府如果对该地区正在形成的任何危机漠然置之,它的股票市场或加油站很快会表明一切。

如果中东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也是不可分割的。

西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冷战后世界确实是个新世界,但在中东,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已意识到参与实现种种新概念的意义和必要性,这些概念要求适用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在此过程中,只有以色列和以色列当局例外,它们继续生活在上个世纪,所作所为,犹如中东是一片荒凉的丛林,可以随心所欲地大搞破坏。关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突然入侵,联合国正在按适当方式进行处理,我们期待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一致意见,结束这一入侵,消除其影响与后果。

以色列政治家如果看一看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怎么能够象匪徒一样处理它

们在该地区的事务。他们只是很小一个群体,只有300万人,周围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汪洋大海,对它们,犹太复国主义者深怀敌意和仇恨。这些无知的人何时才能明白,他们不能靠武力在该地区推行他们的意志?他们很快就会看到,使他们在该地区暂时处于军事优势的差距将会消失。他们难道真的以为,时代的车轮不再带动阿拉伯人,而只会带动他们,使以色列当局永远可以维持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军事和技术优势。这难道不是面对世界现实的痴人说梦吗?

以色列意味着侵略。侵略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侵略黎巴嫩,侵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侵略突尼斯,而且,还曾侵略伊拉克,此后,才有伊拉克政权侵略科威特的阿拉伯兄弟,蹂躏其国家,掠夺其财产,榨取其鲜血,侵犯其荣誉,威胁其阿拉伯和穆斯林兄弟的安全,所有这些,都是受魔鬼驱使作出的。

以色列当局威胁着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它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戈兰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它正在继续每天每日犯下这种罪行。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时仍中世纪在生活,这是何种精神状态。

随后,以色列拒绝了各项和平倡议,并破坏实现解决的每一次努力。以色列践踏了各项公约和国际承诺,并违反了每项人类和道义的价值和原则。以色列太缺乏认识现实的精神和能力了。

这个以色列实体既不位于遥远的孤岛,也不位于广袤贫瘠的沙漠中;它位于中东的腹地,这是对周围所有邻国的危险。它威胁着叙利亚;它准备进攻黎巴嫩;它抵制任何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进行武装,并妨碍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这对该地区的发展、科学领域的进步和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构成了根本性的障碍。

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获取并屯积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并拥有该地区最现代化的武器库。它认为自己有权用飞机和武器进攻邻国的领土,对巴勒斯坦人犯下各种践踏人权的罪行。以色列正是在你们的面前对巴勒斯坦人犯下所有这种罪行,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或负有责任。

以色列总理宣布，它的党认为以色列的边界从海洋延伸到河流。我设想，这海洋就是地中海，河流就是约旦河，而不是他们众所周知的野心所声称的幼发拉底河，而只有真主才知道他们的计划。以色列就是这样划定自己的边界，似乎中东是一个由他们为所欲为肢解的空旷地区。这种思维和计划在政治上不是愚蠢至极吗？我当然知道，国际法不承认没有边界的国家。划定边界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

那么，以色列的边界在哪里？中东是一幅用橡皮做成的地图，可由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任意在该地区领土进行扩张，似乎该地区不存在其他各国人民，似乎其他领土和国家能够任其进行压迫的吗？犹太人大量向巴勒斯坦移民，这本身就给该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其后果是难以预测的。象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土地面积还不足以容纳其居民的小国，正在遭到新的人口入侵，而那里的人口不久就会爆炸。这一爆炸的后果将由以色列当局承担。这种移民只不过是阿拉伯领土的赤裸裸的入侵。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移民的各个阶段不要进行帮助并负起责任。

我们知道这些犹太移民团体受到了何种欺骗。他们被引诱到巴勒斯坦，而到达之后又面临着充满以色列社会的各种严重问题。的确，他们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并将承担这一问题的后果。他们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入侵阿拉伯领土和以色列在阿拉伯土地及其先辈的土地上对阿拉伯公民进行的恐怖活动的一部分。

在联合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并在建立在完全遵守国际法、尊重人权和国际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法律和秩序世界的基础上的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联合国为中东问题负有的责任的性质必须与这一新的国际现实相一致。

联合国必须用其巨大的潜力来控制中东问题，实现这一问题的解决，扼制并迫使以色列当局在他们不愿看见或承认的现实中生活。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到处

出现的安全与和平精神和对权利的保护应该渗透中东,并必须扼制政治压迫和政治无知。我们希望,我们不久就能看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放弃压迫,看到正义回到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人民的身边。

表明巴勒斯坦人民愿望的巴勒斯坦起义赢得了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也赢得了世界所有热爱正义的人们支持。巴勒斯坦起义是一个历史现象,以色列统治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认识到,不论他们采取何种手段,他们都无法摧毁起义,也不论他们肆意采取各种不公正的行动,他们都无法压制起义。他们最好回到提出的和平方案上来,这些方案可能包含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向巴勒斯坦自由战士、黎巴嫩和戈兰高地的自由战士致敬。愿万能的真主保佑献身的烈士们。

全世界不会长期容忍以色列的行为。阿拉伯人民将收复其权利,而不论需要多长时间。暴君的绳索看起来又长又结实,而实际上又短又脆弱。国际社会在支持和捍卫这些权利方面负有巨大的责任。

下午1点散会